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苏东坡这样的人，不太可能将设计居所这一类大事和乐事拱手让与他人，而一定是亲手去做。在他看来，种种实际的谋划和设置是最有趣味的。他对此类事务一直是兴致勃勃的，简直没有疲惫的时候。即便在人生最沮丧时，比如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的风雨飘摇之期，他仍然为自己设计了尽可能好的居所，同时像以往那样大搞种植，让周边环境变得适宜。

这是一个擅长将生活诗化的人。“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草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二》）在黄州，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居住理想，整天忙碌不已，晒得脸色乌黑；在惠州，他把新居筑于江水环绕之中，抬头即是青青山峦和朵朵白云。

黄州居所命名“雪堂”，是洁白无瑕的形象。什么人配住“雪堂”，实在引人想象。苏东坡刚刚从阴森污浊的乌台中脱身，从构陷的烂泥中挣出，就要住进“雪堂”，可谓淤泥而不染。“雪堂”之名源于修筑中的春雪纷飞，主人干脆把漫天雪景绘上四壁，没留一点空隙。他起居俯仰，左右全是白雪。“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顾盼。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雪堂记》）他在这里引用了《诗经·卫风·考槃》，其中写了一位隐士敲打木盘，穿着芒鞋葛衣，大声咏唱，自得其乐。“新居已覆瓦，无复风雨忧。枳戟与篔簹，小诗亦可求。”（《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六》）居所进展如何，具体情状，他都告诉了弟弟。兄弟二人是苦旅中最亲密的一对伙伴，虽然很难见面，各自忙碌，但一有机会就要互答诗文，倾吐一腔苦乐。

因为一个风餐露宿的人急于为自己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又好似遍体鳞伤的动物挖一个巢穴，所以总是尽快地筑居，这好比燕子衔泥，苦鸟啄洞。我们看到歌唱不止的百灵是怎样辛苦地自己在枯草间做出一个精美的小窝，以不可思议的耐心和技巧编织一个完美无缺的小草篮，然后安栖、恩爱和生子。看着自己的幼雏毛茸茸地长起来，张开稚嫩的嘴巴呼唤，发出最初的鸣叫，然后飞上

高空，歌声响彻云霄。诗人就是那只百灵。

苏东坡随时要化虚为实，将无形的诗情变为有形的存在。这种能力和情志在人世间是最可宝贵的，无论用于己还是施于人，都会极大地改变这个世界。这既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理性主义的。在密州、徐州、杭州、颍州，只要稍有可能他就修造不停，引水、筑堤、勘矿、炼铁、挖“小西湖”。他手中完成或正在完成的工程总是那么多，即便是晚年流放岭外，也依然关心当地的水利建设。他的实践精神简直无人能及，总是将自己丰裕的心性外化为真切的生活，这是多么可贵的秉性和人格。为普通劳民改善一处环境，他可以冒着触犯天颜的风险，一口气给朝廷上无数奏折。他在这方面不坚定意志是惊人的，已经完全不顾个人得失。在他垂老投荒、流放岭南的时候，已是不得签署公文的罪身，也仍旧不倦地关心民生，千方百计造福一方。在惠州这样的

苦难之地，他仍然要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在东莞和丰湖上修建两座桥梁。在最苦的儋州，他曾亲自编写教材，教书育人：“幽居乱蛙蛙，生理半人禽。登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穷则独善其身”，这时候的苏东坡已打破这条定律，“穷”也要“兼济天下”。潦倒之人自顾不暇，无处呻吟，却要睁一双热目帮助他人。作为一个生命，他已经被残酷地毁坏，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振作，就要释放自己的热量。这是他在大地上写下的最为感人的诗行。

苏东坡一生的建设自里而外，又从外到内，循环往复以至最后。毁灭、修复，再拆毁、再筑起，不断地添砖加瓦。在自己的篱笆内，在陌生的旅途上，在闹市的穷乡，在一切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他都没有停止做工。“兼济天下”在他不是一句轻掷的大话，而是少年和血缘的许诺，他花了一辈子用来践诺。

诗人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地奔走，早该疲倦了。可是直到最后的暮色渐渐笼罩，他的脸上还带着微笑。

1899年，宁波籍中国著名工商业家叶澄衷（1840-1899），“晚年念幼年未识字，作业艰苦，年速六旬，发愿输财立此学堂，欲以识字启蒙，了其心愿……”于是诞生了位于上海虹口区唐山路上的澄衷学堂。学堂主教学楼“蒙学堂”名称，由此而来。蒙学堂是一座二层楼，四进

澄衷蒙学记

陈贤德

式，中间有三个大天井、中西合璧的建筑，建成于1901年。

1961年我考入澄衷，进入蒙学堂，开启了难忘的蒙学之路。虽然当时正值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我们依然在蒙学堂意气风发地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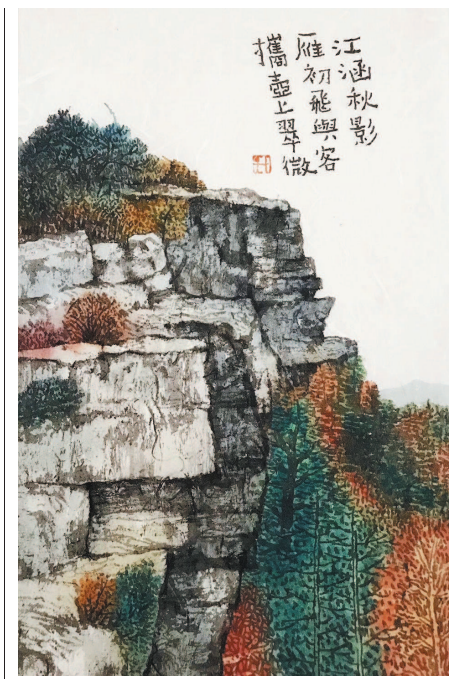
澄衷创办伊始，就秉承《澄衷学堂章程》中“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的办学方针，以育“人”置于最高目标，重视学生品德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其中有一条就是开辟正课以外的“第二课堂”。学校在《训育实施办法》中，就有“时请校外名人作学术上及修养上之演讲，以资策励”的校制。据校史载，从1914年至1937年间，就邀请了蔡元培、胡适、竺可桢、陶行知、黄炎培等150多位校外名人作演讲，形成了特殊的教学风格。在蒙学堂，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第二课堂的魅力。

当时，每周固定有一个两课时的班会课。班会课除了统一听学校领导的广播报告外，澄衷老教师、我们的班主任林学铭（他

是教地理的），常常会请非任课老师来讲课，讲题不固定，五花八门，深受同学的欢迎。记得有一次，他请了一位已经退休了、胡子花白的澄衷老校长，给我们上班会课。老先生走上讲台，一句话不说，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万丈高楼平地起”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然后围绕着这

七个字开讲。这堂课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这几个字却深深地镌刻在每个同学的心里。几十年后，老同学相聚，已经成为大干部、又是欧美同学会领导的沈同学，一开口就回忆起这几个大字，深感这堂课对他人生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其实何止是沈同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管从事什么职业，走了怎样的人生之路，这几个字永远伴随和激励着我们的一生。

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叫潘碌，她的父亲潘逊书，是母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也是中国少有的世界外语权威，“文革”后被调到华东师大任世界语教授。林老师也请潘老师给我们上过班会课。记得潘老师一开始就问我们，知道在旧社会叫我们老师是什么吗？他笑着说：“叫阿拉是‘瘪三’，一支白粉笔，一件破长衫，笔衫……”同学们笑了。从潘老师的讲课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世界语这个语种。他特别强调外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勉励同学们眼光要放远，把外语学好，将来好为祖国服务。今天回想起潘老师的话，真的是意



江涵秋影 (中国画) 李知弥

味深长。顺便提一个小插曲，大家还记得吧，前几年为一诺千金，把一位犹太校长离沪时委托保管的两千多册图书保管了七十年的故事吗？被托管的先生就是潘碌的公公。公公故世后，就由她和她先生继续保管。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深深为中国人民对犹太难民无私帮助的行为而感动。林老师和潘老师都不在了，但他们一定会在天上为他们的孩子和学生感到骄傲。

澄衷除了蒙学堂，还拥有一幢西式的四层教学楼“世美堂”。作为完全中学，学校有先进的理化实验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除了一个四百米环形跑道的操场外，还有一个硕大的室内健身房；甚至还有有一般学校不大可能拥有的打靶场、游泳池；一座有数百个座位的小剧场，记得当年还排演过《霓虹灯下的哨兵》……每天下午放学后，是同学们最开心、最放松的欢乐时刻。大家奔向图书馆、各兴趣小组、大操场、健身房……而蒙学堂中的三个大天井，更是大家打羽毛球的必争之地。

在蒙学堂求学三年，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打下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还培养了伴我一生的艺术爱好。在学校的艺术小组，我学会了在宣纸上画画；毛笔字也第一次出现在学校的书法展览上。也是在那时，我受学生会和少先队大队部的指派，出席了市青年宫首届青年书法学习班成果汇报展和书法报告会。就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书法泰斗沈尹默先生，听了胡问遂老师的报告。更难忘的是，我认识了书法恩师任政先生。

今天的母校，继承优良校风，恢复了第二课堂——澄衷讲坛。邀请社会上的各界人士，特别是校友，为同学们作讲座。2017年，在离别母校五十三年后，我作为校友，受现任校长潘红星老师邀请，为学弟学妹作了一场《艺术欣赏和修养》的讲座。当我走上讲台，讲了一句“我今天是来向母校和老师，汇报我的课外作业……”时，不禁潸然泪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新建教学大楼，历经风雨沧桑的蒙学堂被拆除了，非常可惜。但它的“蒙学”精神，永远留在澄衷学子的心里。

在蒙学堂求学三年，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打下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还培养了伴我一生的艺术爱好。在学校的艺术小组，我学会了在宣纸上画画；毛笔字也第一次出现在学校的书法展览上。也是在那时，我受学生会和少先队大队部的指派，出席了市青年宫首届青年书法学习班成果汇报展和书法报告会。就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书法泰斗沈尹默先生，听了胡问遂老师的报告。更难忘的是，我认识了书法恩师任政先生。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秘密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秘密不愿意告诉别人。有人做过研究，说是大约95%的人都会有一些个人的事情不为别人所知，还发现许多人都在纠结着要不要公开秘密，以及何时公开，怎样公开。

我听到过一个“把秘密带人坟墓”的故事，一位前同事的祖母95岁高龄去世，大家一直以为她的祖母年幼时丧母，父亲决定不抚养她，成了孤儿。不料在出殡仪式上，我的同事发现她的祖母曾和其父亲在安徽某地生活，还有11位弟妹。那位同事很生气，觉得这件事对于她先期去世的父亲不公平，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竟然有这么一个大家庭。没有人知道她祖母为什么要保守秘密直到去世，我的猜测是她在长大的过程中肯定有过不寻常的痛苦经历，因为她的后妈只比她大3岁。我不认为那位祖母一定是错的，也许她有缜密的考虑，觉得保密是为了保护她所亲爱的人。

影视剧都是靠秘密来制造悬念，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所爱的人保守秘密可能要付出情感上的代价，也会影响双方沟通的方式。据专门研究秘密的人称，保守秘密并非

都是消极的，但是人们一旦有秘密在身，就会经常想到这件事，身心会处于紧张的状态。要克服这种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秘密。有一对夫妻离婚后，男方蓄意报复一下，他利用去探视孩子的机会去女方家的家，拿走了女方客厅里的一个名贵的瓷盘，这个瓷盘是男方当年作为订婚的礼物之一送给女方的。男方把瓷盘扔进小河，他顿时有了一种快感。随着时间过去，男方开始觉得愧疚，特别是当他想到前妻找不到瓷盘会有什么感觉时这种愧疚更甚，在一次家庭聚会（离婚五年后）上，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前妻，她的震惊和愤怒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还是能够感觉到前妻赞赏他的诚实。当然有些秘密公开了反而不好：如果你十年前有过一段秘密的婚外恋，现在事过境迁，你和妻子的感情也很好，公开秘密岂不是自找麻烦吗？公开秘密之前，需要权衡是否会给对方带来伤害。所以，单单是为了履行自己道义上的义务，“把压在胸

如何公开秘密

周炳揆

前的石头搬开”，还不足以成为公开秘密的理由。公开秘密有多种技巧。如果我们判断对方可能会有剧烈反应，我们可以“间接公开”，请第三方来告知对方；有时，我们可以企盼秘密会自动地泄露给对方；还有一种叫“渐进”的公开，就是先揭示一部分，看看对方的反

应如何。有一种婉转的公开，就是假定秘密是别人的。把秘密脱口而出在生活中也很常见——这种情况往往是双方在激烈争吵，某方极为生气，为了火上浇油，干脆把秘密说出。当然，最好的、最直截了当的公开秘密的方式，就是平静地向对方和盘托出，重要的是要让对方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他（她）——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对双方关系的珍视。

中国人对“家”的感情是极为特殊的，在传统文化中，对“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达和追求。中国人都渴望有“家”，因为有了“家”，就有了安全感，就有了归属感，就有了无限支撑自己的力量。当兵来到上海，业余时间追求艺术，孜孜不倦至今日二十余载。虽小有成绩，但依然渴望未来能够成为“名家”、“大家”，怎么着也得是个“专家”。我的专业是相声、快板书艺术的创作和表演，相对应的“专家级”组织自然是“曲艺家协会”；我是体制外演员，民营院团负责人，相对应的就是“新文艺群体”和“新文艺组织”。回想当初，我有幸成为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现为上海新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新艺联”）最早的一批会员，那是一种找到“家”的感觉，是一种“有家”的幸福和“回家”的踏实。一开始加入艺联，对我来说，最大的喜悦是，演出档次高了，这种高档次演出场次多了，得以相识的艺术家多了，未来的路宽了，心也豁亮了。后来，我更有幸第一个把组织关系转到艺联，这是全市第一个针对社会文艺工作者成立的党组织，还发展了

卜居小唱

高昌
冬至素描
朔朔冬至雪霜摧，
飒飒风寒烈羽飞。
最爱冰岩香彻骨，
擎天高挺一枝梅。
大寒抒怀
大风大雪梦犹温，
寒意难封屈曲根。
心上火花留一朵，
写篇童话暖乾坤。

社会文艺工作者入党。我被选为艺联党支部宣传委员，参加艺联的党组织活动。自己得到锻炼的同时，又能配合组织为更多会员服务。这些年，参加的活动太多了，在市委宣传统战部党校、陈云纪念馆参加过培训班，在嘉兴南湖、平湖，参加过慰问演出。在兰心大戏院参加过艺联会员优秀剧目展演。在许多社区、部队、学校、企业、敬老院参加过下基层送欢乐、送温暖活动。

有“家”才成“家”

赵松涛

2017年，由上海市文联推荐，我参加了“中国文联首届新文艺群体拔尖人才高级研修班”的学习，并被选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这是多大的荣誉、多好的机遇。成名成家，需要舞台，更需要平台。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体制外文艺工作者，普普通通的民营院团负责人。当被推荐到国家级平台的时候，我的视野更宽了，胸襟更广了，责任更重了，信心更强了。这都是“家”所给予的，而且是无私地全力地给予的。这种给予的背后，是助我成

大才的无私关爱，是嘱我多作奉献的殷切希望。

2018年，经上海市文联推荐报送上海市委统战部，最终获得中央统战部批准，我参加了“中央统战部第一期自由职业代表人士理论研讨班”的学习。这次学习，我作为上海唯一代表，认真完成学习培训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展示上海自由职业文艺工作者形象的使命。我是上海市文联推荐的文艺工作者，也因为参加了这次培训，我成了一名统一战线战线上的文艺战士。

我从一个拎着包跑场子的“海漂”艺人，到成为一名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新文艺群体工作者，我要感恩，我要回报。上海市文联70华诞，我相随十余年，更得到市文联和新艺联、曲协、剧协等各专家协会的培养和关爱。我由衷地感谢，体制外不会没人爱，自由职业者不会漂泊，因为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文联。

我们这一生若没能邂逅艺术，没能邂逅那位让我们一瞬间的回响就眼眶湿润的良师启蒙，我们的命运又当如何？

文艺“联”心
责编：吴南瑶